

新宋

十字

1

阿越

著



公元1069年，中国历史上一个关键的十字路口
一次试图扭转历史转轮的冒险……

XINSONG SHIZI

花山文艺出版社

新家

十字

1

阿越

著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新宋·十字 1 / 阿越著. —石家庄: 花山文艺出版社,
2008. 1

ISBN 978-7-80755-202-4

I. 新… II. 阿… III. 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07)第180916号

书 名: 新 宋 · 十 字 1

著 者: 阿 越

责任编辑: 阎 丽

特约编辑: 王俊辉

责任校对: 贾 伟 李 鸥

装帧设计: 天地坊·刘婷瑜

出版发行: 花山文艺出版社 (邮政编码: 050061)

(河北省石家庄市友谊北大街330号)

网 址: <http://www.hspul.com>

销售热线: 0311—88643226/32/35/43

传 真: 0311—88643234

印 刷: 北京温林源印刷有限公司

经 销: 全国新华书店

开 本: 670×970毫米 1/16

字 数: 200千字

印 张: 15.25

版 次: 2008年1月第1版

2008年1月第1次印刷

书 号: ISBN 978-7-80755-202-4

定 价: 22.00元

(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·印装有误 负责调换)

写在前面的话

XINSONG

不知不觉间,《新宋》已经写了三年多。这是一个说长不长,说短不短的时间。许多读者,三年前还只是高中生,现在已经上大学;还有些读者,从大一追起,如今已经大学毕业。我还看到不少读者,从刚刚新婚,到初为人父……我自己也一样,才写《新宋》的时候,我还在考研,如今,已经快毕业了。

这是一个成长与成熟的过程。

书是这样,人也是这样。

过去的东西也许是很美好的,但是,我们没有办法停留在过去。

在写这部作品的过程中,有一个问题一直在被争论着,似乎永远没有答案。

这究竟是一部什么样的小说?架空历史小说?意淫小说?科幻小说?历史小说?抑或是影射小说、权谋小说?

喜欢这部书的读者,绝大部分都绝不甘心将这部书归入“架空历史”或者“意淫”之类——这二者有时候几乎是同义词;这种执着的观点也激怒了很多读者——毕竟谁也无法改变《新宋》属于“类型小说”的事实。它的主题就是穿越,描写一个现代人回到过去,改变一段古代的历史,不论小说写得多么合理,将细节考证得多么严谨,读者总是从中寻找某种代入的快感。何况,《新宋》也不是尽善尽美的。

所以，他们会认为那是一种故作清高的虚伪。其实，我本人从来不否认《新宋》作为一种类型小说之事实，并且因为我对这种类型小说的发展做出了贡献而感到骄傲——虽然这听起来有点自大。

我们也曾经试图将小说定义为“科幻小说”或者“历史幻想小说”——这不能说是错的。平行世界的猜想，是《新宋》的一个基点。小说也试图尽可能合理地描叙一个社会，如何因为一个人的巧妙作用而改变。如果我们不是肤浅地认识“科幻小说”的话，我们必须承认，这的确是科幻的一个类型。作为一个科幻迷，我认为这种归类，是一种赞赏。至少我辛辛苦苦考证历史的每一处细节，认认真真地推演历史的种种可能，这些努力，得到了肯定。《新宋》的前三册，也曾经结成一卷，以科幻小说的名义出版过。

但反对者亦有其足够的理由。

在《新宋》中，历史的因素压倒了一切。很多读者直言不讳地说，他们喜欢《新宋》的唯一理由，就是因为它的历史感。有人甚至极端地认为，《新宋》就是一篇论文，一篇假若历史是这样，然后会怎样发展的论文；一篇展示我的历史观的论文——阿门！但愿它不是一篇论文。我希望它是小说，至少，它要是是一个不错的故事。

的确，这是一部以王安石变法时代为背景的小说，而我为了刻画那个时代的历史感，突出历史细节的真实，常常不惜以牺牲刻画人物为代价。我究竟带给大家多少历史感，所有翻开这本书的读者，也许会有不同的评价。但我很高兴的是，很多读过这部书的读者，在看完书后告诉我：“这真是一部精彩的历史小说！一部精彩的新历史小说！”

这个评价，对我来说，称得上是莫大的鼓励。在三年的写作过程中，我最满足的时候，就是有读者告诉我，看过《新宋》后，他们开始重新认识宋朝，甚至喜欢宋朝，变成“哈宋”一族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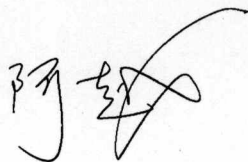
还有相当一部分读者，则坚持认为这是一本影射小说，或者是权谋小说。对于前者，我只能说，那是历史的暗合。我们生活的时代，与王安石变法的时代一样，是一个大变革的时代。无论我们是否意识到，

历史会记住我们这个时代。所以，如果我们发现，一千年前王安石遇到的问题我们也有遇到的时候，请不要太惊讶。对于后者，我希望读者自己去评价。书中的确充满了权力斗争与尔虞我诈，这也是历史的一部分。

我在写《新宋》的时候，并没考虑过它是一部什么样的小说。归类不是我的工作，对于我来说，最重要的，是在我的能力范围内，给喜欢这部书的读者一次美好的阅读体验。但我有时候会禁不住想：有没有可能，有一部小说，既是架空历史小说，也是科幻小说，同时更是历史小说？

这次新版的《新宋》，将放弃原有的分卷结构，尽量统一体例，分册出版，以约每月一册的速度连续出完。原来的《十字》卷，这次会分三册出版。利用这次机会，我几乎逐字逐句又进行了一次修订。仅仅前三册，相对于旧版，我就进行了至少数百处的修改，修正了大量的硬伤，修改了一些词句，增加了部分描写。另外，我还撰写了《新宋·地理志》、《新宋·风物志》、《新宋·攻战志》等附录，分别附于各册之后；在每册书中，亦会附上宋朝疆域变化图、战争形势图，以及主要人物活动场所之地图，以方便阅读。

我相信，这些变化会带来更好的阅读体验。但对于曾经购买过旧版的读者，若不愿重复购买，我亦非常理解。所以，若能从第四册开始支持，我亦非常感谢。《新宋》能走到今天，没有许多读者三年多来不离不弃的支持与谅解，是不可想象的。



2007年11月于未飞斋

新宋目录

● 缘起篇 楔子	001
● 第一章 声名鹊起	005
● 第二章 终南捷径	049
● 第三章 集英风波	095
● 第四章 学术之争	137
● 第五章 白水之狱	181
● 附录 新宋·地理志	225



八百二十九份殿试试卷堆成高高的一堆，放在崇政殿的御案上。赵项坐在御椅上，手执朱笔，亲自检阅试卷，这是他登基以来第一次主持殿试。宋朝的第六代皇帝，此时不过二十二岁，身上还有着年轻人特有的朝气与稚嫩。

殿试的考官们屏声侍立在殿中。

“陛下，殿试的第一名，臣等商议，取的是上官均，第二名，是叶祖洽……原来的省元陆佃，取在第五……”殿试编排官苏轼欠身禀道。

皇帝“嗯”了一声，随手抽出几份试卷，信口问道：“石越呢？他有没有参加这一科的考试？”

“回禀陛下，臣等没有看到石越的名字。”

“是吗？”皇帝的眼中，流露出失望的神色。

“但是《论语正义》的其他几位作者，大部分都参加了这次会试，并且都取得了殿试资格。”

“唐棣、李端敏、柴贵友、柴贵谊……”机灵的内侍早已经从试卷中替皇帝翻出这些人的试卷，恭恭敬敬地摆在皇帝面前。

“怎么只有四份？”赵项一面翻阅，一面问道，“还有一个桑充国呢？”

“桑充国也没有参加大比。”参知政事王安石硬生生地回答。他并非

不了解皇帝的心情，整个汴京城都在抢购一本由六个二十来岁的年轻人合著的新书——《论语正义》，书中的才学与见识，让饱学的王安石也为之惊讶、赞叹，更何况是求才若渴、一心求治的年轻皇帝？但是现在毕竟是殿试！八百多名精英士子，都在京师翘首等待皇帝宣布最后的名次，整个天下都在注视着这个荣耀的时刻，即便是皇帝，也没有任性的理由。

赵顼觉察到了自己这位丞相的不悦。和他的祖先一样，他早就习惯了士大夫的矜持。年轻的皇帝朝王安石微微颌首，摆出一本正经的神态，向编排官苏轼问道：“这几个人，排在几甲？”

“陛下，都在五甲。”

“那么，全部升入四甲，赐进士出身吧。”皇帝说完后，目视同平章事陈升之，笑道：“宰相给朕读读叶祖洽的策论。”

“是。”陈升之小心地捧起一份试卷，用带着福建口音的官话高声读道：“祖宗多因循苟且之政，陛下即位，革而新之……”

赵顼静静倾听，待陈升之抑扬顿挫地读完，忍不住夸赞道：“这个人很有见识，文章花团锦簇。最难得的是能够体会朕变法图强的用心，这个叶祖洽的见识，朕以为在上官均之上，朕决定取他为状元。”

“陛下！”苏轼大步出列，高声反对道，“臣以为不可，叶祖洽诋毁祖宗，怎么可以做状元？！”

赵顼一怔，下意识地将目光转向王安石。王安石缓缓出列，从容说道：“陛下，叶祖洽为状元并无不妥。苏轼虽然才高，但是所学不正，且不得志，才会如此愤世嫉俗，其言实不可听。”

苏轼万万不料王安石当面说出这样的重话，几乎气结，脸立刻涨得通红，正要辩护，赵顼已经说道：“朕意已决，便定叶祖洽为状元！”

“陛下英明！”一片顺从的祝颂声淹没了苏轼的难堪。考官吕惠卿不动声色地望了苏轼、李大临一眼，脸上充满了得意之色：“识时务者为俊杰，皇上既然锐意革新，他取的状元，又岂能是抱残守缺之人？我将叶祖洽选在第一，你们偏偏要改成第二，活该受此羞辱。”

赵顼完全没有意识到，自从他任用王安石为参知政事，主持变法以

来,席卷朝野的新旧两党的斗争,已经刮到了这次的殿试之中。“等到集英殿唱名赐第的时候,朕定要亲眼看看《论语正义》的作者,究竟有多年轻。”皇帝的心中,又想起了与殿试完全无关的事情。

第一章

声名鹊起

历史有无数种可能，
因此人类的生活才变得充满意义。

佚名

1

时间倒溯五个月。熙宁二年十月,如果用公元纪年的话,是1069年,距离第一次十字军东征还有二十六年。

这是一个大雪纷飞的冬天,飘飘茫茫的大雪给古老的开封城裹上了银装,来往于开封城的人都无一例外地戴着斗笠,穿着蓑衣,在深达一尺的雪中艰难跋涉,曾经人来人往的官道上,马车也已经不可通行。号称“人口上百万,富丽甲天下”的开封,因着这严酷的天气,便是连那汴河之上,也缺少了以往的热闹与喧嚣。

因为行人稀少,守护开封外城的士兵们也变得非常的懈怠,他们把兵器斜靠在城门的洞壁之上,不停地搓着双手,来回走动,咒骂这个倒霉的天气,偶尔有几个卖柴卖炭的农夫挑着柴炭经过,兵丁们也懒得去检查,随他们通过了。大宋建国一百多年,东京城从未发生过什么乱子,在这承平的年代,更加没有什么好担心的!守城的士卒们只盼着能回去喝一口热酒,躲在火炕边美美的休息。

但是此时在开封南城墙最西边的戴楼门下,士兵们却不得不勉强拿起冰冷的兵器,警惕地望着眼前这个装束奇特的男子。白色光滑的奇异衣服,浅浅的平头,头上却没有戒疤,身材高大,皮肤白皙,真是个非

僧非俗的怪人!

穿着白色羽绒大衣的石越,望着这些目光中充满警惕的士兵,也开始不安起来,戴楼门前的行人不过稀稀数人,怎么看他们也像是针对自己来的。两天之前,石越莫名其妙地出现在距离开封三十里的一个小村庄边上时,那些村民们看着他的表情,与这些兵丁们一模一样。

使劲晃了一下头,“这里不是公元二零零四年,这里是公元十一世纪!”石越在心里默默地重复着,强迫自己接受一个不可思议的事实:自己现在所处的时代,如果不是做梦的话,的的确确是西元十一世纪!作为一个历史系毕业的学生,对于熙宁二年,他有深刻的印象——这一年,王安石开始变法!这两天以来,石越一直在强迫自己接受这个事实,如果是个梦的话就好了,但是梦里为什么会有冷饿疼痛呢?

石越控制着自己零乱的思绪,抬头打量眼前的开封古城。一眼望不到边的高墙被刻意砌得弯弯曲曲的,像一条白脊背的巨龙,伸向远远的烟霭里。宽达十余丈的护城河边种满了杨柳,树上挂满了臃肿的“银条”。真是雄伟的城市!即便在这样的时刻,石越也忍不住在心里发出一声赞叹。

若不是身处如此诡异的境地,能够亲眼目睹开封古城,这会是多么让人陶醉的事情呀!但在这个时候,石越却只盼着这个游戏快点结束。“我真的快要疯了,爱因斯坦!耶稣基督!真主安拉!如来佛祖!玉皇大帝!”石越低声嘶吼着,抑制不住地蹲下身子,抓起一大把雪,使劲抹在自己的脸上。刺骨的冰凉,让石越慢慢地又冷静下来。

“问题没有解决之前,总得先活下去。”正是抱着这个信念,石越才决定冒着严寒大雪,来到开封。“我不会垮在开封城外的。”他站起身,拍去身上的落雪,抬头望了一眼这座千年后只存现于典籍中的伟大都市的城楼,从容地迎着那些守城卒走了过去。

士兵们正在交头接耳,猜测着石越刚才举动的意义,见“怪人”朝城门走来,一个小头目径直走到石越跟前,缺少中气地喝道:“你是什么人?有路引没有?”

宋代的官话,发音与普通话很不相同,懂得许多方言的石越也只能

够勉强听懂。他停下脚步，傲慢地回道：“我从华山来，我家世代隐居华山，不知道什么路引。”这是早就想好的托辞，但是他的发音却颇显怪异，倒似带有浓重地方口音的开封官话。

小头目细细打量着石越：“怪人”虽然装饰奇特，但是那件衣服，看起来却不是一般人穿得起的；他态度傲慢，想来必有所恃；此人又自称是来自华山的隐士，但凡隐士，与朝中的大官们，十之八九都有牵扯不清的联系——最起码，也是读书人。这年头最难料的就是读书人了，自己可不好得罪，混口饭吃也不容易。而且这个“怪人”眉清目秀，肤色白得像个女人，更不可能是党项人、契丹人。

想通这些要紧处，小头目立即做了决定——请示上官。有什么不对的，由上官负责去，谁叫他们每个月的钱拿得比自己多呢？这责任也由他们负吧。当下便客气地对石越说道：“这位公子，你先这边请，我得请上官做主，不敢私自放行，你体谅则个。”

说完也不管石越答不答应，便把他请到了城边，早有一个士卒去最近的一个战棚^①里请正在烤火的长官。

石越默默地站在一边，竟然背着手欣赏起这千年以后难得一见的大雪来——难道这个世界上还会有什么更坏的状况吗？石越不觉自嘲地冷笑着。这个表情落在小头目眼中，更让他觉得这个“怪人”高深莫测。

一片片有如鹅毛的大雪从天空慢慢地飘落，伴着西风在半空中翻滚、跳动，然后静静无声地落在大地上，把刚刚被行人踩出的脚印覆盖掉……

石越突然想起了小时候，父亲抱着他坐在膝上看雪，一面教他读诗，彼情彼景，竟如同昨日发生的一般。只是自己如今的处境，与父母双亲竟是隔绝两世，重逢的机会极其渺茫，不由让他黯然神伤。在心中默默念了几遍那首在父亲膝上学来的诗，一时间积郁难当，竟忍不住低声吟了出来：“一片一片又一片，飞入泥潭皆不见。前消后继不断飞……”

刚刚想把最后一句咏出来的石越猛然觉悟，几乎吓出一身冷汗。他吟的，是一首革命诗，在古代，便是“反诗”。这首诗的最后一句是“终叫

① 战棚，《东京梦华录》记载，汴京新城（即外城），每百步设马面战棚，其作用是用于城防，可以防止敌人攻到城下。

河山颜色变”，这样的诗句，自己当着这些士卒的面咏出来，不是等于自杀吗？

小头目饶有兴趣地听着石越咏诗，心里暗暗称赞自己刚才的决定英明果断——这毕竟是一个读书人受到过分尊重的时代，在下层百姓的心中，有才华的读书人，就意味着前途无量。不过小头目的自得只保留了短暂的时间，当他见石越久久不能吟出最后一句时，自得之情立刻转化成了对蹩脚书生的嘲笑——虽然 he 自己是绝不会作诗的，不过这一点也不妨碍他嘲笑人家作不出诗来。

石越怔怔地站在那儿，完全没有去想如何把最后一句吟完，这句“终叫河山颜色变”让他的心脏剧烈地跳动起来。这个时代！这段历史！也许，也许……在那一瞬间，一种被称为“野心”的东西，悄悄地浮了出来，自己曾经读过多少改变历史的故事，也许……

但也就是一瞬间，他冷静了下来，这几天连吃饭也是那些善良的老百姓们周济，没有饿死就算不错了，居然还去胡思乱想！石越摇摇头，自嘲地一笑。小头目却不免会错了意，歪着嘴朝一个同伴挤挤眉毛，心道：“原来果真是个三句诗书生！”

就在这当儿，去请示的士卒已经回来，不过长官却没有跟他一起来，这么冷的天气，长官连动都懒得动一下，反而把这个来请示的士兵给臭骂了一顿。小头目在心里咒骂了一句，毕竟不愿意得罪一个读书人，想了一会儿，无可奈何，只得挥手放行。放一个奸细入汴京城，不见得就一定追究到自己的责任；而得罪一个可能有“前途”的读书人，自己就肯定惨了。这点子利害，他还是想得明白的。

2

即便是过了五个月后，石越还清楚地记得，自己是从戴楼门顺着笔直的道路，一直往北，经过“新门”进入内城的。之后又走了一段时间，在赫赫有名的开封府外面稍做停留，便顺着一条东西走向、宽二百余

步、用砖石砌得整整齐齐的御街往东走，途中经过一座叫“州桥”的石桥，又穿过一个叫“土市子”的所在，走了没多久，一座大寺庙便赫然入目。

石越见寺墙之外遍种柳树，虽然天降大雪，可是香客依然进进出出，车马不绝于道，而庙外更有无数店铺依然开张营业，一路所见，竟以此地最为繁华，想象平时天气晴朗时，这里真不知是如何个热闹法——他哪里知道这个地方，本是当时全球最繁华的所在——心中不免要暗暗称奇，连忙抬起头来，朝寺门望去。这一望之下，石越心里便不由得“啊”了一声：“原来这就是鲁智深拔柳树的大相国寺呀！”好奇心起，石越抬腿便往寺中走去。

这大相国寺本是战国时信陵君住宅，到宋朝时，便成了皇室礼佛之所，庙中尽是些富贵和尚，他们的方丈唤作“智缘禅师”，是当朝宰相王安石的方外之交。有了皇室这样的大靠山，这一座寺庙，竟是修得无比的辉煌瑰丽。其中楼台殿阁，朱栏玉户，画栋雕梁，与宫殿无二。正中间白石的甬路，两边皆是苍松翠柏，此时尽皆为白雪所覆，玉树琼枝后的殿内，隐隐地传出钟磬的悠扬之音。

石越信步走进大雄宝殿。这样的大雪天，依然有十数个和尚在那里念经诵佛，还有一些善男信女在虔诚地祷告着。释迦牟尼微笑着注视着这些芸芸众生，似乎能够看透这人世间的一切苦难。一向抱持“敬鬼神而远之”的信念的石越，在袅袅香烟、喃喃梵音中，也情不自禁地跪了下来，恭恭敬敬地叩了三个头，低声祷告：“佛祖，你要帮帮我，我从哪里来，你老人家大发慈悲，便把我送回哪里去吧……”

几个香客好奇地看了石越一眼，不知道这个打扮奇特的怪人在说些什么。石越完全没有在意他们的眼光，只是诚恳地望着大雄宝殿中央的释迦牟尼金像。佛祖依然和蔼地微笑，似乎是在嘲笑着石越平时不烧香，临时抱佛脚，又似乎是在鼓励石越什么。他正犹疑着要不要继续对佛祖说些什么，忽然听到肚子“咕噜”一声，这才想起，自己已经在雪中走了整整一个上午了。

石越下意识地摸了摸自己的口袋，口袋里只有几百块人民币，除此